

杜

臆

三



社
臆
禮

丙戌秋日
過世有三日
偶翁覆閱四日而畢九月朔日識
臘月拜閱



杜臆卷之五

越王樓歌

作綿州刺史

先言越王作後言起高樓亦倒插法他人不敢也曰炤城郭則此樓又為磊落之助而棧下長江山頭落日山高水清奇觀勝賞其處落可想然君王身造此樓不能長享已改舊跡而今人賞之古詩所謂萬歲更相送者信矣千秋萬歲其情盡然不可轉見乎補越王作謂作綿州刺史之初箋誤

海棕行

棕與樓同即樓欄前已有枯樓詩但海棕以高



大異常棕耳十抱十把也。高入雲大十抱棕之
出羣如此。因衆木紛。故不但人不知。即海棕
亦不自知。除非移我北辰衆星所共之地。必有
天上人識之。而竟不可得。時有胡僧能識之耳。
安可望之世人乎。烏知身出羣竒。移我北辰
竒。此從天上種白榆。脫來公抱。經濟而不得。試
自負自嘆。非詠海棕也。胡僧借用昆明劫灰事。

姜楚公畫角鷹歌

殺氣到幽朔。乃安史反地。時尚未平。故云貪愁
二字合用。鈔貪其入臂。又愁其掣臂而飛也。畫

師不是無心學，但不能學耳。於容佳畫止於奪
真而窮上極變，如高堂見生鶻，發與動秋骨奇
矣。却疑真骨遂虛傳，愈出愈奇。

光祿坂行

膜色無人獨歸客，讀之凜然鍾云妙在膜色無
人下徑接獨歸客老身。古音風冷。妙在老身下徑接。寺風冷與甚，因甚
筆力所至，只憂賤不暇憂墜巧于形容。

悲秋

羣盜指成都之亂，後有草堂詩可証，註誤五六

寫避盜真景傷甚。改補

客夜

何曾不肯四字用得精神五六正未歸之情

客亭

諺云日高蚤故曙色着猶字謂蚤之早也三四
寫曙景極肖殘年尚有許多事在豈肯沒沒
世耶言者自知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共一起二句王子與客星分說三四合說雙白
謂兩人俱白五六謂王末二句自謂不能隨而
自醉所以為戲

其二杖策公自謂王門異昔遊以其病而不留
醉也則平昔之往必留酒可知嗟不起自嘆其
病不能起也後四句又戲之然祝其病愈在內
其三病不能出而曰彌尊重亦戲

贈韋贊善別

此詩許多婉轉無限感傷一字一淚鍾云八句
亦完亦渾較帶中滿天地作似有差

九日登梓州城

梓州今之潼川三四頂白髮未追歡之筋力既
異於前矣九日登高則望遠之歲時同也弟妹

朝廷正望遠之感而弟妹之流離朝廷之隔絕
實以兵戈未定而身羈關塞故此日興無窮之
思也。

○ 九日奉寄嚴大夫

通篇不說思嚴大夫只寫大夫客行之景與思
我之情。簇鞍馬妙。蓋念我則迴首迴首則駐馬
而從人之馬亦駐簇于一處也。

○ 已嶺谷杜二見憶

中四句亦寫杜之行景江頭想公之所寓而籬
外想公之所居念公欲還成都而不得也赤葉

橙黃花菊一聯句法妙。豈馬望正蒼迴首之句
讀此二詩見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
殺之誣也

題玄武禪師屋壁

玄武山名在今之中江縣三四涪洲之景逼真
後四句嘗近不驚似得真隨俱以虛字寫景

翫月呈漢中王

公在旅中故云浮客露清月滿夜景殊勝而浮
客轉為危坐者為無侶也今擬發歸舟亦應獨
行王豈能同之哉樂府有關山月傷別離七王

既被謫已亦避亂俱非故鄉而關山俱在長安
月同一照而烏鵲南飛無枝可依所以多驚以
自况也今欲求術於王而王之術亦窮月生暈
矣亦諛詞也一炤或誤作一點東坡好竒偶用
而人妄信之伯敬妄評謂於同字有情可笑王
以病斷酒月暈之諛豈謂是耶

嚴氏溪放歌

前稱相格行

費心姑息正見公卿之驕言公卿費心不過如
小人愛人以姑息肥肉大酒用以相要徒以此
一役了事而已蓋有虛禮無真情能愛人以德

也俗態真是如此客途何以自給乎東行西還
何以力倦無行資也嚴二可與共歲寒者故云
松根長茯苓有意同蒼歎相依也

述古三首

述古以傷今之不然也其一傷有臣而無君君
能用賢然後賢為之用不然則累足而退矣故
借驥爲以發之

其二言圖治在於擇相賢則尚德而天下治
相不賢則任刑而天下亂本末之辨也市人遂
末農人務本故借二端以發之

其三言圖中興者以德澤收人心而佐以武功如漢高恃有蕭曹蕭則養民以致賢而曹任戰至後爲相亦遵何約束至光武中興有寇鄧以當蕭何而耿賈以戰功羽翼之猶曹參也若徒尚干戈未有能濟者唐有郭李可當耿賈而運籌帷幄無其人何以成中興之業哉

秋盡

註謂是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然據詩似作於未迎妻子之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

秋盡無幾矣。何得復有迎妻子之日耶。東行
未迴。謂到梓未還。成都而且字極有含蓄。蓋公
無日不思還京。故云秋已盡矣。東行且未得迴。
何況故鄉。即如茅簷寄在少城。離邊之菊亦已
老矣。身猶在梓。巴江之上。徒飲袁紹之杯而已。
獨雪嶺落日看猶成都。而劍門未通。成都未得
歸也。萬里作客。誠不敢辭。但不知懷抱何時得
開耳。欲開懷抱。又歸故鄉。而後可。用脩云。鄭
玄傳。袁紹大會賓客。邀玄。後到。延升上坐。飲酒。
一斛。公以玄自比為儒。而逢世難也。註引河朔。

飲誤然徒字。湏看飲食之者有矣。未有救其急
難者也。有補 又補野望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

迹

金華山在射洪志云上拂雲漢下瞰涪江有玉
京觀在山上故有蔚藍瓊臺之句日死鴻哀先
已映帶陳公之死而玉女跪仙人來因有觀
而亦影陳公之靈氣猶存也然後及陳公讀書
堂亦樹揮法

陳拾遺故宅 有補

曾止一時。臺不千年。獨感遇之道。編尚存。此立
言而垂不朽者也。稱文章而歸之忠義。才是真
本領。亦公自道。位下曷足傷。二語亦自道。

謁文公上方

上方寺名詩云。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便得
寺之所繇名矣。十年不下山。而布金自至。知此
僧不凡。公之重此僧有以也。王侯與議同盡
不過。龔莊列語。願聞第一義。亦禪門膏談。東坡
以此四句卜其得道。此窺公之淺者。余讀公詩
見道語不一而足。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

得之平生饑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煅鍊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鍊而成鋼所存者鐵之筋也千年不磨也西銘云富貴福澤以厚生生無不死貧賤憂戚以玉成成者不壞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有補

奉贈射洪李四丈

所向色枯槁謂所向之人俱無好顏色也身無所托猶無根之木不能自活雖有茅齋亦付之秋草而已

有補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非有道氣人未必說
到此。阮籍泣窮途楊朱泣路岐途已窮而莫
知所適。兼用兩事。苦極妙極。此行為貧所驅。

過郭代公故宅

俄頃辨尊親。舊註已明。所難在俄頃。故申說云。
壯公臨事斷以大節取人。不浮不蔓。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壁飛動語竒。想到千載後來。這泉者自負不小。
而語意含蓄。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起法便異萬里不以力二句入神
赤霄真骨四句公所願學而未能者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得醉即為家是苦語因無家而發何與處京華
相應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
携酒泛江

笛聲用憤怒特異 三更蛩起四句情景奇絕
已有樂極悲來之意故轉語云臨深莫相違蓋
臨深淵者懷戰兢也寓意甚遠言風蟋蟀同音

建都

蒼生未息黃屋莫扶而作此不急之務故語有
風刺 隨事有田園作何解 有補

遠遊

迷方着處家用遊必有方語而着處家寫出遠
遊之苦種藥恐有誤字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說喜者云喜躍此詩無一字非喜無一字不躍
其喜在還鄉而最妙在束語直寫還鄉之路他
人決不敢道

春日梓州登樓

行路之難用如此二字該括 春風今入鼓鼙

轉殺氣為生氣矣燕斷泥故羈栖者感而思家

登樓一望而天畔之眼遙入故

其二心之所至日亦隨之故登樓一望而天畔之眼遙入故謂將乘

得長嘯下荆門蓋故園所繇之路也後補花辰柳邊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

府

三四言一別後水有險山有春夏憂樂自知寫惜別之意甚真劉許可笑野花官柳他山之春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公亦將下峽故云別離不久稱宗族豈崔杜受
姓時同一祖耶五六紀一路所經所過有相知
憑翁問訊云到日自題詩以贈也

陪梓闈遂異四使君登惠義寺

身何得言未聞道誰能解金印通問四使君而
共安禪謂與已共也

送竇九歸成都

起句法老而意該又稱其才之縱橫又稱其苦
節知其必有過人者問絹不解

送路六侍御入朝 有補

四十年相知後會不可期而相逢即別真不可
堪寫得曲折條達桃花柳絮尋常景物句頭添
兩虛字桃柳遂為我用桃柳春色也出自劍南
更覺無賴至觸忤愁人直到酒邊欲藉酒以消
愁而不可得也

後補注江迅客

上牛頭寺

既登青山尚有餘興故云意不盡復上牛頭然
客懷不快故厭鶯啼之句

望牛頭寺

詩是登牛頭而望非望牛頭題不可曉志云州南七里有霍林寺註謂靈仙觀誤傳燈無白日註謂長明燈是也

○ 上兜率寺

本是巴蜀有江山而倒言之見此江山不囿於巴蜀耳劉評可笑庾信何顛俱自寓謂雖因兵亂逃竄遠鄉而好佛之念不忘白牛車遠近俱載且欲學佛以終身耳

望兜率寺

此亦非望寺詩前六句分項則不復知天大劉

作樹密解亦得寺面臨江別無所見故止見佛
之尊劉音見為現恐非

泛江送魏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

中李明

後補登牛頭山亭何侍御峰朝

若逢岑與范為報各哀年謂各報我之哀年也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

曲二首

云滿近船則女樂隔船歌舞故云江清歌扇底
金壺隱浪偏不可解壺字恐誤東語摹寫佳
人工艷之極

其二歌舞竟日故云白日移歌袖江濶連天故云青霄迤笛床古詩度曲翠眉低今以紫易低光景更妙儼分行言其多也題云諸舫可見立馬與前章回空騎相炤早以馬送暮以馬迎也迴舟水香艷極束語亦戲亦規

8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

苒：狀寺之幽蔚娟：狀山之高秀按志寺在北山亦名長平山楊炯有惠義寺銘曰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窿兮下磅礴可知寺之高路之遠故寺前闌干可望而見而上處繞道甚遠雖

中途亭館結構可以停足者屢坐而後到也騎
馬行春徑而到寺具衣冠臨鉢席已起暮鐘矣
行春徑則苒苒可知起暮鐘見上來之遠也雲
門當在成都今不可考今日之別反以相從為
惜令人起故園之思也

○ 惠義寺園送辛負外

前四句寫寺園別筵之景前日曾與負外為泛
舟之遊今不可得矣今朝將並馬送行未擬遽
迴直到綿州始分手耳但去則同去迴須自迴
此情難堪耳此在寺園而預擬送別情景如此

歸路沿江。上有樹。故云江邊樹裏。

觀江漲呈竇使君

波濤亂遠峯。五字寫江漲已盡。大觀劉云春容謂水緩勢濶。是霄漢愁高鳥謂竇。蓋時將遠去而愁其不得去。泥沙因老龍公自况也。天邊同客舍。承上而合言之。

又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承前篇來。水愈作惡。恐岫随流以去。賴有酒以解之。即随流去。還與海鷗為侶耳。此謹辭也。判縣楊州。當是竇之所適。竇又官判。故云所

關心者。覺剡縣之小。即今舉眼已見揚州在傍。總以江漲水濶相形。若此江徑與淮海相連。而剡在揚州之內。藐乎小矣。亦諱詞也。

向晚又承前章。朝來言波猶綠。則水勢稍定矣。而濶大無際。望之直以青天為岸脚也。故云連空。岬脚青。余初疑脚當作却。然不如岬脚為勝也。此時日與春俱暮。而愁與醉不醒。有無相呼應。最為妙句。而下句又與前章朝來減愁相照。蓋情人接飲。故愁為之減。情人將別。故愁與醉俱同。一浮萍對江漲言。其悲更甚。

後稱行次盞亭倚杖二首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相沒後追贈故云恩追後而春池之遊賞者
不少今闕庭自分未能到然舟楫之借棹多矣
房乃舊交故云尊絲鱸縷池中所出

後補得房公池

柑園 有補

此詩極次第先言柑園次葉次花次結子而隨
邊使以獻君公方躡躑而用世之心猶切故於
落句發之此作詩本指柑豈筒盛恐當作筐

○ 寄題江外草堂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結構殊不草心至今

可想公種四松蓋借為師保霜骨不堪長永為
隣里憐正自况也松曰霜骨松子曰霜根立言
清峭正以幽貞自砥也不堪長堪字有味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蝨字

漏天在雅州鼓角在漏天之東豈吐蕃入寇又
踰雅州而東耶出號江城黑形容其令嚴政肅
黑之光景可想註謂夜傳號令恐非

臺上得涼字

何須官燭以月光故却云似惱鬢毛蒼故自變
句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崔都督

公前送王少尹曾登此寺故云匪新岸仍舊藤
前詩一首此以出塵閑軌獨五字括之閱余前
詩之解始知其妙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張伯成云竇尹既為南京少尹必陞三輔大尹
故以趙張京兆預期之

章梓州水亭

減騶從而宴客故云吏人橋外少後四句並列
賓主四人而流利不板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不聞雙雁過用脩云訝其不寄書似於雙雁有
礙舊註喻兄弟較穩一珠加新字似初得子者
貪見戲之也秋風吹江漢而當之者只是他鄉
何處人此自謂也亦有戲意

其二携漢妓不可解嚴羽作携妓去是漢中王
時亦作客故有待王歸之句

○ 梭拂子

此亦比興非詠梭拂也 梭拂貧家所用當其
效能與白羽無異故三歲秋至而不闕絨滕重

其適用有不棄著簪之意，頌照若此，即金錯朱絲，豈能遠過耶？啞膚蠅也，頂前蒼蠅來。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相見方以為幸，至秋深又遠行情已不堪矣。况當風塵為客之日乎？三四有無窮之悲意，在言外。五六評註已明，乃是隱語。結句劉云：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衆寮一聯，友朋之忠告亦救亂之良方。

○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首句無字出韻不奉一行書以不及問候為歎
此通幕府言之投簡重在韋郎後二句有責望
之意語甚風致人須棄須字妙未嘗忤人

○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從蘭亭序轉眄皆為陳跡未梨粟
竹林暗影人情有此兩等寒砧昨夜聲是昔無
而今有者非昨夜才發聲也風慢則昔有今無
者

○ 九日 有補

天寶十四年冬公自京師歸奉先路經驪山玄

宗時幸華清宮祿山反然後還京先是祿山表
請獻馬帝已知其欲反漫不為備且為驪山之
遊此真安其危种其灾者至今廣德元年則十
年矣公所以憶之而腸斷也

薄暮

公方避亂故以寒花宿鳥自比而寒花隱亂草
更可傷

薄遊

題是薄遊總是形容人情之冷淡客路之淒涼
而已不可以句字解也病彙寒花一聯寫人情

更深切

王閩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閩州今為保寧附郭有閩中縣起來二句筆力
雄壯而別景已覺愴然

後補閩州奉送一首

南池

漢地理志閩中有彭道將池東西二里南北約
五里即今之南池也在城南十里芟荷之入吳
縣與比屋之杭稻共謂出產多也高田失西城
此物頗豐熟鍾云至理因賦南池而傷及漢
王祠杜詩多有之此亦兼書觸目者高堂教語

以淫祀斥之非譏漢王也

放船

志云蒼溪於閬中為上游臨嘉陵江水今有放
船亭因杜詩以名 五六狀舟之行迅捷妙極
且惜字過字知字來字出之自然若無意形容
者泛舟一作泛船詩歸作放船當從

與嚴二婦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已自可傷况老病纏身乎巴俗自
為隣正與誰暖眼相應高歌窸戚歌也入夜正
用飯牛至夜半語 送閬盛禮新點綴詩題而

妙在新字喚起受降獻俘告廟禮官所有事也
諸將歸盡天下始無事而題書報我媿此微軀
尚在得見太平之世也亦相昭應

對雨

舊作恐濕而湏溪妄改爲失未有大軍過而人
不知者雨濕則行遲故以爲恐而題云對雨非
無爲也戰勝云遲背息云未敢委婉含蓄

王命

骨斷使臣鞍謂遣使之無益也故題云王命詩
意在此要在得名將以禦之而時尚無之故云

蒼茫舊築壇。竟起郭子儀而虜退。慟哭望王
官望其帥官軍而至也。後首云官軍未通蜀可
見。

征夫

首云十室幾人在。悲蜀中征夫陣亡者多也。更
於三四見之。漂梗無安地真景。公喜用吾道
如此云吾道竟如何。又云久客應吾道。類此尚
多。千山空自多。謂其有險而不能守。

○ 西山

其二。蛩動將軍幕。言其無固志。難取勝也。天寒

使者褻言其無成畫氣先索也

其三與前首非一時之作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正與前章相反元戎又謂郭子儀大將得人則羗亦易和故辨士得用安邊之策而凱旋可冀矣

○ 遣憂

知又甚苦難真寫初聞變光景甚肖能受諫則無今日至臨危而憶古人晚矣不知能直諫者即古人也何事他求哉隋氏宮室能留至於今而今反不留則王室之亂甚於隋矣所以深痛

之也 後補巴山早花城上送李卿

舍弟占婦草堂簡較聊示此詩

草堂無人安得鶯鳴栽竹以臘月今實不然鍾
云影薄妙 又云家務瑣屑有一片骨肉友愛
在內想草堂有什為看守者孰當作熟

○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觀東坡跋桃竹即今之樓竹也川東至今有之
出入爪甲鏗有聲竹堅故也珍愛之極遂想
到鬼奪龍爭真是奇怪至重為告以下又換一
意變刁恍惚不可端倪總是感章公用情之厚

以雙杖比之。恃之而得以安居於蜀。出蜀便失
所恃。欲再覓一章留後而不可得。故賦此為贈。
非賦竹杖也。起來六句用韻參錯不可拘束。
只江妃水仙句便奇。後來俱從此語脫化。鍾
評調奇法奇語奇而無潑撒之病。錄其氣與故
也。余謂老去詩篇渾漫興是實話。廣德以來之
作俱是漫興。而得失相半。失之則淺率無味。得
之則出神入鬼。如此等詩俱非苦心極力所能
至也。

此詩所致規於章公不淺非止陰誣之至云亦
似觀成功頗有前賢風俱致不滿之意此公竟
為嚴武所殺得非有可指之罪乎禽獸斃盡
百里山空已無刺語而忽入鸚鵡法奇而意足
未念天子蒙塵援及幽王非哀痛之極豈忍
寫到此章能無疚心乎

山寺

章公知恤貧僧而不知撫士卒故有以茲撫士
卒之語慮其激變故有憂禍胎之語至末別發
一意與上似不相蒙蓋不欲盡言之耶觀禍

胎之語。章公牧民取衆。必過於嚴刻。嚴宜濟之。以寬。如歲寒之後。復有陽春也。章知尊佛而止。用檀施。又捨兵徒。去佛道遠矣。故公借自己言。入道之難。俾章公聞之。知學道者。別有悟入。以慈悲普濟為先也。如此解。前後庶乎可通。窮子失淨處。用法華語。底窮民之失所也。何等真切。憂禍胎忠告也。亦老詞也。想託遊吳楚。以此。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兼幕府諸公。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各有餽贖。可為行資。故湖舟落手也。三峽波濤。謂不足畏。起下盜。

賊之可畏而重見衣冠走魚以誠切留後俾當事者知所備也况黃屋安否未可知乎

有補又

8 收京

京師失陷此何等事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復道二字有多少悲憤在魚聞殺犬戎誠可喜也衣冠自然扈從用却字是不滿諸臣之意平日諂諛依阿有變則奔亡坐視及收京則扈從而回何益於成敗之數耶前詩云受諫無今日又云羣臣安在哉恭觀而意自見矣劉詳殊欠清楚後四句謂剋復誠如此矣扶顛持危全在爾數

公前車可鑒。勿令今日回首之地。慟哭起悲風。可也。正與復道相炤。前不知戒。故有今日。今日諸公可遂宴然已乎。

贈別賀蘭鈺

前云黃雀飽野粟。後云因合嬰飢貧。飢飽二字相應。蓋驥倦走鷹易馴。皆以飢故。所以高賢而饑。不如黃雀之飽。雀飽則羣飛。士饑則寂寞也。說得可憐。然黃雀亦指當時趨勢附利者。戀茅思葺。仍根饑貧來。因饑貧故不免離別。而安能不酸辛也。劉云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

耳

有感五首

詩人夙尚其弊也。烟花雲草撮湊成篇。而核其
歸存恍無定處。老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
如此五章乃賦也。即用比興意有所主。總歸於
賦。故情景不一而變化無窮。一時感觸而千載
長新偶發于此。
其一責將帥之不忠。被主之恩不能敵王所憤。
故不免遣使而被留。致損國威。三四肝鬲語自
別。雲臺不知所出。止云舊拓邊而喪地自見。

其二咎往事之失算。玄宗席全盛之勢。可以息戰。安享太平。而南征北伐。自啟邊釁。致有今日。將誰咎乎。

其三前四句亦追論往事。若在當時。諸侯已不貢。安得紅腐之粟。寒待翠華春。帝幸東都。必有賞賚。故云然。亦有刺玄宗屢幸左藏。見其充實。濫加賞賜。故有行儉之語。後四句言金湯不足恃。要在勵精圖治。使宇宙長新。然亦不過行儉德而止。儉不奪人。則百姓富實。誰非王臣。而肯為盜賊乎。

其四因節度權重藩鎮日強浸有不臣之志如
風霜方急丹桂不能自立况青梧弱質能不凋
乎言互相視效也按唐書兵制志云方鎮之兵
日盛武夫悍將據險要專方面既有其土地人
民與甲兵財賦以布列於天下此方鎮不得不
強而京師不得不弱也此詩為此而發言幹強
則誰敢不臣今雖親王授戟卑宮有詔猶無益
於事終須依古封建強幹弱枝之道則上下不
相疑而和氣洋溢若聽蕭韶無復風霜之慘烈
矣終依古封建余初謂用其意未確按肅宗

初即位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有
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
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
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向使祿山有百
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不反矣。為今計。莫若
疏爵土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
今之小郡。豈難制哉。公詩即此意也。

其五。余初註。因縉紳重內。輕外。而發亦未然。按
史代宗初。史朝義既誅。河北諸州已降。賊之降

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迎拜僕固懷恩乞行
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分帥河
北此公詩所云兵殘將自疑也時朝廷苟異無
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
唯使老弱耕稼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
牙兵此詩所云胡滅人還亂也胡滅人亂實緣
兵殘將疑夫此諸將俱有土地人民兵甲財賦
非假飾者蒙寵如此爾之報主何遲耶公不欲
直指朝廷之失故含蓄言之本意實謂各鎮權
重故啓其負固不臣之心而鎮郡無色之官有

詞正爲節。鎮權重則郡守動有所制。而德澤不
下於民也。不思百姓當群兇百戰之後。瘡痍未
起。尚可。不曲加撫字。而坐視其長在水火之中。
耶。故結之云。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蓋有不
盡之意。亦有無窮之悲焉。念兵不可再用。故因
端拱二字。

讀此五詩。皆救時之石。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
契。真非竅語。然稷契之臣。必堯舜才能用之。持
以事世主。則柄鑿不入。而皮相者。謂公志大才
疎。良可悲矣。

○ 寄賀蘭二銘

讀起句則公與交于祿山未反之前而經震蕩者十年矣故五六用仍字更字謂俱在萬里外俱作白頭翁而飄泊未有已也後會安可期乎

○ 愁坐

有補

高齋見野便於避賊坐更臨門不忘避賊三四乃臨門所見氣象悽慘五六言賊之逼而避之宜早也按志葭萌即今保寧府古之閬中時公在梓州相去不遠故終日憂奔走而歸尚無期也左擔用脩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

來負擔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避地

巖滄浪云此逸詩也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二載
丁酉作此真少陵語按年譜是年春公在賊中
至夏脫身走鳳翔詩作於此時玄宗在蜀故云
行在僅聞信天子且然則此生亦任其所遭而
已結語在他人必用作起今作結有不盡之悲

閬山歌

靈山在今閬中縣東十里昔蜀王警靈登此故
名玉臺山在城北七里三四寫景不着色相然已

崩后似作未崩者是根無鬼神會句又有所出
然不佳中原格闋且未歸謂自己未得歸也

閨水歌

勝覽云閨州江山奇秀聞天下直前據其會曰
南樓滕王元嬰所建又錦屏山在城外嘉陵江
南與郡治相對壁立如屏其山水之勝可知已
江濶見日從江中起故云日破浪花出春從沙
際歸不可解豈黛碧相燦如春色耶

○ 巴西閨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收京曰收宗廟舉所重也三四言乘輿反正傾

都喜動而已不得見故劍外覺春天之遠而勒
使又稀安得不羨司馬之入京乎

其二云先朝忝從臣是在未有羣盜之先蓋隱
然有受諫無今日之意歎君戀主則已之戀主
可知故有歸秦之羨而入為司諫則丹墀有故
人矣追憶已為從臣曾論社稷詔及沾巾蓋痛
諫之不行而致盜之充斥也則所望於司馬不
淺耳

泛江

所泛即嘉陵江因泛江遂思清渭蓋因收京而

起故鄉之思。註謂思長安之景物，意未盡。江
深則清，魚之無波，衣綺羅者，與相映發，妙在淨
字。光景可想。註添江花誤。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江波近酒壺，新妙豈必有來歷乎？因必有來歷
之語，而讀公詩者，必求往事以實之，反致牽強
無味。偶發于此。宴終即別，故云終宴惜征途。
淺而有味。五六低喜，皆虛字。昔人謂之詩眼。然
何字妙，暗含喜在。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

按志閬中有蟠龍山在城東三里望如蟠龍之
狀負觀中望氣者言西南千里外有王氣令人
入蜀果見次閬中果見山氣鬱葱鑿破山脉水
沫如血今辨錐山咸亨中徙閬中縣于此即今
之錐山關也山豁當指此水深不流水平不流
非不肯流不見其流也即流亦緩故改岸曰稍
知鳥隨舟曰始覺有自在之趣紅粉云多猶賸
也勿作衆多解

次首敘登亭所經徑金沙踏碧草穿野畦始憑
江檻而俯鴛鴦也次第如此而詞極蕙蒨錦繡

香麗語從煙花來二首結語意同似少變化

傷春五首

五首皆感春色而傷朝廷之亂也公詩凡一題數首必有次第而脈理相貫此不然總哀乘輿播越而時不去心有觸即發非一日之作故語不嫌其重複也

其一天下兵雖滿而不為朝廷用如春光自濃耳蒙塵御宿二句夢弼註稍通通鑑云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官吏六軍逃散故有雲氣從龍之語周遷舊國容蓋用太王避狄

遷岐事註引平王東遷未是

其二鷲花俱更新換舊而鬢之白淚之垂與向
來同前後相炤北望遙迤即後來難知消息者
其三按史吐蕃以十月陷長安十一月以柳伉
既劾程元震始削爵放歸十二月上還長安公
時未知上之還當亦未知元震之逐故誅執法
却用隱語乃前用日月星辰下用大角鈎陳俱
借天文寫災變挿入執法使人知其為熒惑星
又知其為元振可謂微而顯矣然誅元振固變
危之竅要也此詩之作豈偶然哉尾用屠鈞語

殊自負。前日暮詩云。濟時敢愛死。寂寞莫壯心。鷲
可以知公之志矣。譚評此詩思調俱妙。可謂波
瀾老成。

其四起用。并有甚悲。北上東巡。狀其倉皇。不知
所適。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鍾云。深憂長計。
余謂敢字最重。敢料安危。而得其體者。猶多老
大臣在。二句一意。任事有老。大之臣。則臨危有
死節之臣矣。

其五競陽戈。誰不知之。公引此。蓋以日比君。孤
兒指羽林軍。謂其獨飽太倉之粟。不能操戈禦

虜而返東幸之轍也。得無中夜舞誰憶大豷
歌隱然傷其有臣而無君故下有君臣脩德之
句春色生烽燧乃公傷春之最痛者故有幽人
之泣。

釋悶

此排律體類編者何以遺之然語排而氣勢流
走意不排也天子出奔而用黃帝昔明隱語用
意忠厚天子羣公二語何等懇至所願息誅求
除變孽庶可釋其悶耳乃云錯料事者謂天子
似未厭奔走羣公竟不思昇平也按史柳伋論

劾程元振代宗猶念其保護功止削爵放歸故
云屢孽能全生。註謂未聞其貶後死可笑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三四歌聲既畏其短。舞曲又愁其長。寫出窮愁
侘傺無聊之狀。

滕王亭子

志云閬中多仙聖遊集之所城東有天目山乃
葛洪修煉之所。有文山張道陵授徒符籙處。萬
丈丹梯謂此演義以為雲臺山。此在蒼溪不相
及也。三四分頂前兩句未遊此地謂滕王而不

知還語有刺

玉臺觀二首

觀臨江故有馮夷鼉鼉語而五六分頌三四皆以形容仙境也因仙境故用遂有始知語末謂若生羽翰便老漁樵知公未肯忘世意在言外遂有更有欠蘭點

觀是滕王創造故用浩劫語奇魯恭以比滕王五六俯仰宏濶公喜用乾坤字而獨此最妙他人不能用也蓋共一乾坤則皆神仙遊戲之所十洲亦在乾坤之內固應俱到而人傳笙鶴即

羣帝十洲之仙也。東語得力，故五六語曠而不
遠。劉詩十洲句云：水心觀字好笑。

憶昔二首 前補暮寒 有補

肅宗至靈武，與出奔無異。詩云：憶昔先王巡朔
方，語極冠冕。至張后不樂上為忙，明是懼內。繼
云：至今令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召亂者。
明是肅宗而公俱不諱，真詩史也。末云：老儒不
用尚書郎，知此詩作於嚴武奏為叅謀工部員
外郎之後。故次首又有朝廷記識蒙祿秩之語。
次首第二句家室連看遠，行不勞，吉日幽鍾云。

太平景象往。從極細事寫出。余謂宮中聖人
二句。纔是太平景象。語簡而談。至傷心。不忍問
者。舊二句。與反畏消息來。竝妙。總是真景。

奉寄章十侍御

後補逃難避子

湘西不得歸。關羽遵岩云。言將用於朝。不復歸。
梓。豈謂被殺耶。劉許可笑。有補

○ 雙燕

旅食而驚雙燕者。謂已將去。燕不應來也。燕以
秋去。故結有令秋語。天地在語。奇見。厭蜀之甚。

○ 百舌

此詩自比重。報春謂其所言主於生物未嘗殺物也。以知音故兼衆語。嘗整翻而思去。豈厭此身之多耶。居嘗遭謫。故末以自戒。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題用却字亦新。故有不成向南國以寫其進退躊躇之意。物役二句鍾云一時所歷所見實有此情景可思而不可解。至幻至細。余謂便不難解他人。却寫不出。

其二長林偃蜃色。真行子。傷兔語已登程矣。而迴復之際。猶帶却字。意在。

三首寫客途情事如畫而末首猶極變幻有事
外意外之趣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成都尹初本刺史故以文翁比之自嚴公去後
成都遂遭兵亂故有還揖讓之語

其二不棄俗客輯睦隣人蓋奔走已倦思為久
住之計矣荊州不知何指豈因習池在荊州想
及羊公以比嚴鄭公耶

其三因初到未及剪除荒穢故約嚴公藉草而
飲非至相知不敢作此語

其四始及修治。江檻即所云水檻。供垂釣者。知其已壞。故云落蜃湍。新松一聯。亦有感於時事。而不覺露之。亦見此老經世之略。

其五烏皮几在。正謂家無長物。所謂生事微者。側身天地句。自寫小影。回首蜃塵句。自述近狀。結語謂有嚴公之雄略。則蜀安而已之芟荷亦無恙矣。五作意極條達。詞極穩稱。都是真人真話。詩只應如此。謝朓有烏皮几詩。

杜臆卷之六

春歸

苔徑茅簷起句是追憶草堂花竹之盛別來三年甲子頻換今始得歸到日忽值春華舊時花竹存者必復生發江邊孤石淺沙依然如故倚杖而看傾壺而就如見故人即遠鷗輕燕各遂其性與人意相合而喜可知已因歎世路多梗吾生有涯莫思身外事且飲生前酒醉醒展轉有興可乘即此為家而已非不思故鄉而奔走已倦暫得息肩亦足樂也別去三年而云頻

甲子知古人以甲子為歲次之通名也

歸來

歸來與前春歸題有別。乃作客失意而思歸之詞。如馮煖無魚則歌歸來。淵明羞折腰則賦歸來。是也。公在成都客也。客裏復有所適。知非得已。及有所適而人情世態多不如意。則有歸來之思。及歸即次而益知行路之難也。故結句謂若憑誰而可以給麩蘖。則細酌以老於江干。終不出矣。首尾相應。中四句述歸來情景。而有次序。初到開門。公好書。故隨而散帙。公又好酒。故

隨而開醞猶著小冠無謂劉云本作拭小盤一作著小冠而定以小冠為勝余謂拭小盤語近鄙俚却近情事蓋用以感下酒之物者蓋開醞常事也而妙在身自洗杓見貧家樸野之狀拭盤常事也而妙在低頭見貧人更無他想此其插寫入神處不然初歸入室既非著冠之時而低頭益無謂矣

○ 草堂

鬼妾連馬言之則色悲者不獨妾矣鬼余謂公有深意公才賦馬必發其為主之德如云與人一

心成大功云與人同生亦同死則殺其主而乘其馬。思舊主定不能忘情公之深心體認到此。即至誠所以能盡物之性亦不外是。而當時背主倡亂者乃馬之罪人也。色悲充爾娛如目見之讀之酸心國家法令在提出誅亂一箇大顛目亦見此老作用。入門四松在公之鍾情至此。公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則草堂亦其所鍾情者其去成都必有所托觀其遺弟簡較草堂云鶯鳴宜長數此云舊犬喜我歸可見。徒兒勝腐儒亂世實歷語可傷。於時見疣。

贅正曰腐儒語而足其意士既無用於世則一
飲一啄已愧此殘生而食薇甘之美 鍾譚評
頗有得處可參看

四松

公於草堂往來不異傳舍而鍾情四松蓋以後
周之節自厲而托物以見志也會看根不拔得
媿千葉黃此皆喫緊語公猶不敢偃然為故林
主者正以松根不拔而我無根蒂所以配尔者
尚自茫二故也余初謂末四句可汰不知更有
微意在言人願用情何如耳情之所鍾不在事

跡吾之。所以配此四松者。別自有在。請松勿自
矜。予載後慘澹無配。而自蟠穿蒼也。何等自負。
令人自思。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非以自
已得安。而念人之不安也。謂黎庶未康。我猶恐
未得安居。於此喚起下文。無根蒂之語。

○ 水檻 破船

新添水檻。故著浮槎公詩也。公蓋以此二物為
草堂樂事。避亂歸來。二物俱壞矣。水檻可惜。則
引高岸為谷。以解之。扁舟可惜。則引鄰人亦非
以解之。公之識。比昔較高一着矣。若論扶顛之

誠則敬者宜起。既殊大廈之傾，則一木可支。但
川觀欲遠，則檻不必設矣。古詩云：所遇皆故物。
安得不連老。此公所以感故物而興悲也。
江海心與江湖異。江湖與魏闕對，是心在高蹈
者。江海與丘園對，是心在遠遊者。遠遊則可以
拓心胷而覽昭曠，所以具扁舟者志不小也。乃
倉惶避亂，捐棄舊丘。雖有扁舟，無所用之。倉惶
避亂，既不能如鳥之高飛，緬懷舊丘，又不能隨
川而東逝，愧負素心矣。故者可掘新亦易求，具
舟何難，直以奔竄之頻，白屋不能久住，而何有

於扁舟所以悲也。

絕句六首

奔竄既久，初歸草堂。凡目所見，景所觸，情所感，掇拾成詩，猶之湯興也。

日出籬東水，以水之寬也。雲生舍北泥，以野之曠也。見居之得所。

花蘂既亂，蜂蝶自多，花招之也。幽棲之人，身亦懶動，而客亦紛々而至，將何求于我乎？三年奔走，閱盡世情，蓋有息交絕游之意矣。六首中此稱具體。

既鑿井又開渠又具扁舟又通小徑草堂所需
略具蓋為久居計矣

一日之間忽而急雨忽而斜暉理或有之斜暉
轉樹腰晚日橫穿樹也與隔巢黃鳥竝一時之
景却有致

笋穿壁藤刺簷他人以為不足寫者却是草堂
局面 前二句近景後二句遠景具見幽致

江動溪虛二句似不可解而景象却好然江月
溪花不無晝夜之別而並用之如畫家寫花卉
春秋錯列雖名人不拘而終不可為法帆過宿

誰家因鳥之知止而為當止不知止者慮也詩
本即景而意出於景之外矣

○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時不斜有五株桃樹遮之而徑繇
其下高秋成實用以餽貧耒歲開花可以悅目
簾戶通乳燕而桃樹不為礙也桃樹棲慈鴉而
兒童未嘗打也雖從桃樹起興真有物各得所
之意追想舊時非若今日之多寡妻羣盜而車
書一家太平景象固如此也而今皆不然殊可
歎也公蓋即一物以見世情即一家以見天下

非謂自家能以桃實餽人。能禁兒童殺物也。蓋
兵亂後堂亦敝壞。桃多毀折。行非正路。在二皆
是演義疑此詩作於再至草堂之時。然公初至
蜀。兩京雖復。安史尚亂。天下已非一家矣。豈蜀
未經亂。流風遺俗猶存耶。

○ 登樓

有補

此詩妙在突然而起。情理反常。令人錯愕。而傷
心之故。至末始盡發之。而竟不使人知。此作詩
者之苦心也。萬方多難。固可傷心。意猶未露。不
過揭出登臨二字耳。首聯寫登臨所見。意極憤。

憑詞却寬泛。此亦急來。緩受。文法固應如是。言
錦江春水與天地俱來。而玉壘浮雲與古今俱
變。俯仰宏濶。氣籠宇宙。可稱竒傑。而佳不在是
止。借作過脈。起下云。北極朝廷如錦江水源遠
流長。終不為改。而西山之盜如玉壘之雲。倏起
倏滅。莫來相侵。曰終不改。亦幸而不改也。曰莫
相侵。亦難保其不侵也。終莫二字。有微意在。按
名勝志。玉壘山在灌縣西。衆峯叢擁。遠望無形。
唯雲表崔嵬。稍露唐負觀。荆關于其下。名玉壘
關。乃番夷往來之衝。故公有浮雲之語。而玉壘

與吐蕃正相關也。又按史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長安，代宗幸陝，郭子儀擊之遁去。十二月帝還長安，吐蕃以是月復陷松維保三州及二城，而劍南西山諸州亦入吐蕃矣。公詩蓋作於此時，而北極一聯蓋實錄也。至結語忽入後主，必非無為，而未有能知之者。蓋後主初年亦無他過，而後來一用黃皓，遂至亡蜀。肅宗信任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正與後主之任皓無異。雖有賢臣如李泌、子儀輩，而不得展其略，蓋幸而不亡耳。公因萬方多難，深思其故，不勝憤懣，無從

發洩而借後主以洩之。公屢遊先主廟。後主從祀亦素懷不平。故有感而發。且云日已暮矣。天下事無可為矣。聊為梁父吟。為當時有孔明之才而不得施者一致慨焉。此其所為傷心者也。傷心之極。故高樓之花最堪娛目。而反以為恨也。余遊先主廟。配享者止北地王與孔明。關張而無後主。主豈後人因公詩而撤去耶。鍾譚收此入詩。歸是矣。其評猶然。說夢公詩豈易讀哉。

春色來一作春水流。余定為春水來。

有補訂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公詩梅熟許同朱老喫必謂山人相近非謂居
與之近謂至水亭相近而竹參差也不然則與
歸客句相犯矣竹深故相過而人不知也三四
紀水亭之景小水細通池當依別本作細水曲
通池殘樽移席情之厚也便見道氣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鄰人嗟未休諱云即此是歎其人品之高矣是
次首鷲猶入其舍鷗亦歸其池似不忘故主乃
斷橋無板知人不復行則向來往來之人不如
無情之物矣雖卧柳生枝自為春耳觸目生悲

故遂有山陽之作而愧已不如鮑之知音能薦
拔而振其窮也

○ 寄邛州崔錄事

起句直率亦他人所無次句在字乃著實字言
其未曾他出與下忙字應應愁怯見俱倒跌語
而下句更妙野亭荒乃貧家景象故怕見之也
東語譏其奔走風塵中而不知酒熟之香誠俗
物也錄事必與公素狎公憾其不至而半譴半
嘲口角絕肖怯見怯字妙

○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道術曾留意公自謂也虛室使仙童以上俱說
山人而忽接以髮少何勞白蓋遙頂擊蒙來此
地理家所云蛛絲馬跡者髮少則無可白矣換
何勞字却妙懸旌倚劍亦公自謂每到路口心
如懸旌疑於所適此作客實歷語即上文所云
驅馳不可說者倚劍短亭謂行疲而小憩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有補

起來二句若不徑意而超脫且該括蓋相見非
一次而身每飄：則流落之日久矣豈不可傷
避風塵而曰俱是根徃：來非與侍御俱也相

見雖頻而星橋一別斗柄三移正以避賊而淹
留梓閬也。敗已雖非赤壁而倉皇奔走不異曹
瞞。總為黃巾所迫。故子去瀟灑而余異隱淪。蓋
必輕絃冕才稱隱淪也。子去不言所往似歸隱
於瀟口蠶崖間也。恐懼行裝數寫逃難之景最
肖自此至索誰親。總述奔走貧病之苦。而中間
亦曾會面接談。倚欄仍歸於蜀。如接輿之入楚
而已。則如王粲之避亂。不得歸秦也。伏柱以下
至卷書句。又叙已與侍御交好之自。與結契之
深。因言初聞柱史如乘槎漢臣高視濶步未易

馴狎客乃自謂也。挂冠至當是華州棄官之後，而交非傾蓋新，即傾蓋如故也。浪跡同生死，謂已方避亂生與死同性命且不保，又何心耻賤貧。故家無長物，偶存蔗芋而侍御幸過其家，各對松筠，遂留麤飯，止依平日未嘗治具對客，而始覺窮愁之可怪也。馮得曲折具見性情之真，而客不見嫌，又見意氣之合。且女長男大俱不避客，真通家之好也。此蓋追道往事而滿口以下始敘侍御今日款待之殷，滿口舊註未詳而方志亦無可考。今閱總志有滿江在灌縣東十

里入江而一統志蠶崖關亦在灌縣西知滿乃
滿字之誤江如練雪似銀誠一方勝地而侍御
有園當崖有棹繫江歸隱于此瀟灑可知已江
海人公自謂也追隨至晚而不覺款曲彌旬而
不厭意氣如故也芝蘭秀謂臭味同也山陽二
句謂不濫交而又愛客也灌縣最多名勝遊歷
既遍復遊成都蓋灌縣去成都止六十里不厭
重遊且欲乘便訪公于草堂也先王廟在城南
少城在城西從西郭而入則石鏡琴臺皆有名
古蹟而石鏡琴臺綴以糞土荆榛二語見夜臺

不復晚行樂當及時也高林積水草堂之景而
置酒又侍御所携者蓋嬉遊已倦區區甘累
跡侍御欲息勞筋也草堂臨江傍溪江有鯽溪
有蓴粘鯽煮蓴飲而長歌醉而小睡柳瘦藤輪
皆草堂中物也遊興已闌時當農月公則自任
以力耕思為謀食之計而兵戈未靜又最侍御
以除亂勿耽丘壑之虞蓋二人同心而或出或
處兩無闕也因侍御之高情謂當洗眼以看人
之輕薄而已之屈侍御之伸虛懷以聽之膠漆
之地期終始勿携莫令雷陳擅名萬古可也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復為萬里別只此便自不堪
六龍勿蹉跎蓋以惜時交相勉也蕭條四海內六
句讀之痛心亦亂世真景實歷始知金盤陀
自是馬飾歲寒守舊柯勉以事人之道可謂
忠告

長吟

此逸詩收自卞圖本者恐未真江飛競渡日句
頗佳草見踏青心真為爛熳深俱不成語東
語新穩二字却是詩文之訣

歸雁 後補絕句

亂定幾年歸，謂如此之亂定，是何年可歸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題韋偃雙松圖起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老者已衰，少者方盛，是推偃之松為天下第一人也。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而將軍繼起，與之齊名，是推曹之馬為唐朝百五十年以來第二人也。才力均敵，而譚評以此為不及，妄生分別。松詩徑接以絕筆，長風起，纖末。此詩徑接以人間，又見真乘黃，何等筆力。

此又相敵也。蓋贊畫之妙，止於奪真。此云真乘黃，則妙無可加。而七字，包括全篇矣。神馬龍種，善畫者奪其神，故龍池飛霹靂，不必有實事。註引興慶池，非也。出盤詔索，正索其貌，炤夜白也。拜賜以歸，而紈綺追飛，乃貴戚權門之求畫也。此倒插法，唯公最善用之。而註謂追飛爲從者，亦非也。拳毛騮、獅子花，乃當時最有名之馬，識者多矣。先提二馬，後說到新圖，亦倒插法，非真畫二馬，謂神駿同也。識者嘆嗟，不識者不能也。先言二馬，又云七匹，又繼云九馬，敘得詳息，而

後來三萬匹亦與遙相映帶既云開風沙又云
動烟雪自為對偶而前面飛霹靂亦遙相參應
此局陣之妙不繩削而合者也清高深穩四字
評馬此公獨得之妙馬有此四字是謂國馬士
有此四字是為國士孔子所云驥德盡於此矣
正以之比君子也支遁叶穩讀上聲韋謏好畫
馬亦與支遁之愛真馬同則好之苦心亦與良
工之苦心同矣至此發意已盡後來別用一意
作結若與畫馬不相蒙亦因畫馬想及真馬又
因魯貌炤夜白想及玄宗之世始而騰驤三萬

終而龍媒盡空。不勝盛衰之感。烏馬之盛衰。國之盛衰也。公閱此圖。有不勝其痛者矣。後段之妙。在皆與此圖筋骨同。纔與畫馬相關。公以穆王之西征。比帝之崩逝。故河宗獻寶。謂升遐也。無復射蛟。謂巡幸息也。註謂穆王西征而歸。未幾上升。不免蛇足。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庶官剝剝而不暇。憂反側亦似迫於上。供然唯誅求多門。則賢者貴為德。邵堯夫因行新法。而云賢者所當盡力之時。亦此意也。又云。必若救

瘡痍先應去。蝥賊俱喫緊。語可謂公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哉。註謂錄事綱紀一郡可劾刺史。則所云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亦非託之空言也。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非恤民之極。必無此言。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起未四句便清超婉暢而文采風流從魏武來便四句可嘆將軍之品。學書四句只是同能不如獨勝。故舍學書而專精於畫。然下語之妙真是行空天馬。至於不知老將至富貴如浮雲。乃仲尼所以作

聖者而引以稱曹。余嘗謂人精一藝俱可入道。仲尼所以不辭射御之執也。凌烟功臣一段。雖是伴語。已露精神。至先帝天馬以下。真神化所至。只迥立閭闔。生長風七字。已奪天馬之神。而慘澹經營貌出。良工用心苦。含笑催賜金。宛然帝王鑑賞風趣。公之筆。又不減於曹之畫矣。韓幹亦非凡手。早入室。窮殊相。已極形容矣。而借以形容。非抑韓也。如孟子借古聖人百世師。而形容孔子之生民未有此。借客形主之法。始知劇秦美新。乃子雲暗謔莽。而莽不覺也。至韓之

畫肉非失於肥。蓋取姿媚以悅人者。於馬非不
婉肖。而骨非千里。則駢駘喪氣矣。此又孔子聞
達之辨。剛毅木訥之近仁。而巧言令色之鮮仁
者也。雖謂老杜以馬論學可也。蓋立而曰迥相
向。而曰屹馬之骨已露於此矣。又得韓幹一轉
然後意足而氣完。至將軍畫善以下。乃急求緩
受之法。必逢佳士。亦肯寫真。世間佳士少。俗人
多。干戈漂泊。屢貌常人。而俗眼白之。其貧宜矣。
蓋盛名之下。坎壈纏身。自古皆然。何疑於將軍
哉。余謂此詩公借曹霸以自狀。與淵明之記桃

源相似。讀公莫相疑行。而知余言之不妄。公於
邂逅間一言契合。輒贈佳詩。是亦貌略人者。

寄李十四員外布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司議乃太子武
官故云名叅漢望苑別駕乃周景所以辟陳蕃
者故云職述景題輿此亦一起法員外必布之
原官也正當朱夏無處不熱故云炎天濶用字
生而穩悶能過小徑以下寫夏日林園之樂語
語有味知此老能享清福者移巾几猶云搬行
李也語新髮堪梳謂病愈也頂內熱來

寄董卿嘉榮

千雪嶺千字似補湊豈西嶺千秋雪有此成語
耶一本作千嶺雪亦不穩既云宮闕蕭條又
云黃圖污辱語似複月窟焚燒不知何指劉云
宮殿恐未是

揚旗

江雨螿長夏螿字妙肅：有異聲蓋嚴肅中有
無聲之聲也虹帆就掌握舒卷隨人輕奇語
俯身散馬蹄乃子建詩今云材婦俯身盡用
得奇

○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前四句先賦醉景。後及野膳華音。亦是倒挿。飲止數杯。而君不見我之醉。已沉冥。十字為句。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嚴題軍城二字。新玉帳分。奇句雄壯。而分引字奇。

○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有補訂

朱實青苔。皆茅舍中物。堪字乃想像語。先自生。謂已未歸。而苔已生也。演義作院中所有。恐非。院深不辨天色。每聽鍾鼓。以下晴否。令見樓臺。

暮景則明日之晴可知。蓋晴則便於歸也。因言
浣花溪裡之花最能笑人。雖自信身同吏隱而
花不肯信也。總是思歸而其語近諱。必同事者
不合而有歸志已微露之矣。

○ 到村 有補此水

雨多洗澗則泥去沙存。故沙少泥此蓋真景物
云語不稱何也。先少泥則雖多雨而不能生物
此連下較龍一聯皆比興語也。故接以老叅戎
幕歸散馬蹄見樂於歸也。稻梁一聯雖云即景
亦屬比况。故下有踈頑之語已說明矣。

村雨

聲傳兩夜詠雨亦奇挈帶一聯無限心事無限
躊躇看朱紱則君恩宜報黑裘用蘇秦事覩黑
裘則失意宜歸非不憂盜賊而世情難調有懷
莫展終當對菊松以慰遠遊而已作客於蜀故
云遠遊

倦夜

題曰倦夜是無情無緒無可自寬亦無從告語
故此詩亦比興非單詠夜景也但不宜逐句貼
解暗飛之螢自炤不能炤物也水宿之鳥相呼

人或不如鳥也。干戈一息，則萬事無憂。故云萬事干戈裏，有懷不展，而歲月如流，是以悲也。此與玄德嘆髀肉同意，亦必到村後之作。

遣悶奉呈嚴公

即玄言黃卷以
權法經人在嚴
非律

黃卷真如律，不知所出。青袍也。自公似用退食

自公語，故承以老妻幼女之句。言幕官雖卑亦自公而退食也。然亦苦拘束。露裛烟霏感公

翦拂之恩，思藤架想桂叢，謂反而自忖，恐其無

福承受，故繼以信然觸網之語。西嶺以下，懷思

草堂竹翠椒紅，似堪自適。瓊壑船塢，一任蕭條

至於藩籬斤斧，宛舍荒蕪不較，但思束縛以酬知己。

歲已蹉跎尚思效其小忠此夙心也稍亦周防
終傷太簡然猶徃來不憚煩所謂一日居其位
一日業乎其官者也然如烏鵲愁銀漢之難渡
駑駘怕錦幪之拘絆幸全體面放使歸家而已
觀公此詩誰云傲誕哉即幕寮雖不合止云分
曹失異同而平地專歌倒且自分其過可以占
公之所養。藩籬斤斧誤解於後管屋詩改正

宿府 改補

永夜角聲悲中天月色好為句而綴以自語誰
看此句法之奇者乃府中不得意之語蓋因故

鄉之音書既絕關塞之行路甚難自華州棄官
以來伶俜十年而勉強恭謀幕府棲息一枝而
實非心之所欲也安能久居此耶

樹間

題似有誤字雙柑亦院中物交柯垂實不無往
來之礙然如松見其節待菊見其譙是樹之有
道氣者是以乘月坐其下屢沾葉露而不辭也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在南蠻之北徐關在東海之西由岷抵徐
道路甚遠故行非時日可到淚亦無時不流萬

行非一日之啼也。唯高枕猶云憶弟看雲白。晝
眠獨杖藜。謂弟不俱也。時則危見則暫身則衰
白。再見難期。故意都迷。悲極不堪再讀。南蠻

北東西僑對工巧

其二一柱觀在楚江通。則弟之去不止。望鄉臺
在蜀日落則已之情難堪。客身東北行而意亦
長東北不復回顧。齊州安在則已之心神亦逐
之而去矣。况望其來乎。正與汝去幾時。來相應
其三添出諸姑則已。與弟又多出一條心事矣。
去傷于戈。覓則消息不可知。來看道路通。則會

合不可期。短衣二句。謂其從干戈中去。應第三句。莫作俱流落諸姑。亦在其中矣。長瞻碣石鴻。望其南來也。應第四句。

嚴鄭公塔下新松宅中竹

二作俱自寓移根方爾。瞻新梢纔出牆。皆鄭公培植之恩。三四俱謂恭謀小效。忠益而結語自負不淺。露沾雨洗。風吹則鄭公剪拂所及也。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他詩題未有用奉觀者。待嚴公如此。其敬安得有登床傲誕之失。此詩是唐人詠畫格調。但遣

詞工綴媿。不窮令他人無復措手處。末用謝太傅落忘字。韻穩稱。

○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漢字

湍駛風醒酒亦奇。語高城秋自落。謂高城難越。秋若從空而落。驚央驚而起。翡翠驚而墜。莫驚白鷺。當與為伴。共宿浣花溪。尔。泛池賦詩而得漢字。如此落韻。意外巧妙。亦寓乞婦意。

○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起來二句。氣象軒豁。而華館句。比鄭公之關四門而廣忠益也。然有避事如獨鶴者。有壞事如

哀荷者獨於已作芻蕘之詞無以異於采菱寒
 刺踏藕泥中也素檝杯酒金盤二聯寫出大官氣象
 因異方之艷菊知故里之高桐念茲搖落遂起
 關山之思而惜戰伐之淹留所致望鄭公者不
 淺然嚴城未掩清宴知終樂而有節則鄭公亦
 非縱佚遊而忘敵懷者公之歡娛不專在飲食
 之間可知矣參軍字亦不虛下蓋以參軍謀而
 得名也桐葉落則枝挺起故云高桐艷菊高
 桐皆死字活用

○ 初冬

此亦不得意之詞。著直略切。大矣。起謂之著。俗語猶然。習池梁甫句。似謂每陪飲而不用其謀。所謂感恩則有之。謂之知己則未也。干戈未息。未不由於此。非已參戎幕之意矣。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官銜曰太子舍人。而題加太子。於張之上。公之謹慎如此。

鍾云。小小題詩多感慨。許大關係詩不關理。杜詩入理。獨妙。譚云。真心不敢。真心不願。矯廉人不能偽作此語。題云織成。知非外國之物。古

本作翠織成而今作細織成註引天竺所出為
証誤矣水族瑣細語鍾云已不受此物矣仍如
此細心看不沒其好處謝朓烏皮隱几詩云
聊承終宴疲此云承君終宴茶語從謝朓魑
走形神清仍述客語此珍重意也公蓋領此意
矣令人却人之餽辭曰領意蓋出於此但未必
如公之真耳服飾定尊卑人能言之而繼以大
哉萬古程何等鄭重此孔子惜繁纓意俗儒豈
能知之此根混柴荆未寢處袖所嬰此根懼不
祥來此一小物而天道王制發出許大議論至

歎息當路以下意更宏遠矣。蓋當路子乘時之
亂冒竊功代權柄在手。僭侈輿服而任干戈之
縱橫。可謂有人心者耶。負乘致寇。必然之理。故
引李鼎來瑱為証。蓋深恨之。亦哀之也。襍段與
黃金何與。而忽說到此。蓋見世人纔有黃金。輒
侈輿服。不遵王制。自取罪戾。觀此語。知公雖貧
有無故而餽以黃金。豈肯妄受耶。短褐更無營
公。蓋真能安貧賤者也。故錦鯨還客。心始和平。
所謂心安而理得者。於是與客坐麤席。如藜藿
而甘之。此真聖賢心事。聖賢非安貧安其心也。

余嘗謂公聞道非諛也。

○ 至後

此亦幕中之作。註者以青袍為九品服色。固謬。劉馭之而解。謂眼見小子輩紛。而起有何意味。尤謬。總因公為工部郎。衣緋有礙。而曲解不知。公雖衣緋入幕。對上官。則青袍。此幕官之體也。但有何意。則因志不得行。而發。非厭官之卑也。金谷銅駝在洛陽。公因不見而嘆其非故鄉也。梅開不覺。以在院中故。

○ 觀李固請司馬第山水圖三首

絕島孤謂蓬壺也。然後說羣仙亦倒插法。已有
愁思而不知不覺發之。於羣仙喜其不愁思真
味外味。如後首之結。則已與仙分為二意味。淺
矣。

其二范蠡王喬皆出塵氛者。隨萬物即物役。變
語隨萬物出塵氛。此仙凡之辨也。

其三高浪崩崖。何等雄大。小之而野橋沙岬。又
小之而珊瑚薜荔。粗中有細。此畫中妙處。六句
說景結語。說到自身。謂浮查尚寬。可以並坐。仙
老肯暫將我去乎。三首結同一意。而變幻不拘。

哭鄭司戶蘇少監

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起來二語便，捨全篇
公詩往。如此公自狀云：痛飲聊自遣，放歌頗
愁絕。狀鄭蘇云：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皆道
本色。高人取益於詩酒者如此。

去矣行

曠蕩無覩顏。此公自道本色。讀此詩何等氣岸。
窮益堅，老益壯。此公有焉。然公之去，不但以分
曹異同，亦以鄭公不能行其言。觀初冬詩有梁
甫吟之語，可見。按史武三鎮劍南厚賦劔，窮奢

侈專殺戮母數戒之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
爲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觀此則公
托夙契必當屢諫武素暴猛一時觸怒欲殺公
因母諫而止理或有之而好事者傳會以登牀
犯諱之語若果傲誕如是母肯奔救耶然吐蕃
畏之不敢犯則武之功能自不可泯公詩止稱
其善誠厚道也 餐玉入藍田可謂食於清而
游於清者 公贈人則曰側翅隨人飛自道則
曰一飽則飛掣此令人所諱言而公不諱實由
衷語也但公不肯以仕貧而負其官所以不得

其職則去。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公有分曹失異同之語似與諸公不合而歸此
詩殊無芥蒂。可以占公之養。然異同有故與嚴
公故交一也。才高二也。部郎官尊三也。犯此三
忌。宜致參商。此公所自諒也。於諸公何尤。此詩
只言溪上之樂。如鳥脫籠。自是衷語。公居種藥
而許隣人。斷其相睦。可知。蓋川出藥材。公似不
免從俗。而亦可得藥闡之解矣。

營屋

前遣悶詩云。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讀此始
得其解。陰江多竹。至侵行徑。任樵童之剪伐。而
不顧也。心亦厭之。欲事芟除。以安戶牖。直以在
公而不暇。所以又有不成。尋別業之句。即杜等
杜可無疑矣。養拙從辭幕。府未公已拜。部郎尚
思入朝報效。非高蹈者。故異考槃也。以後公擬
出山。又換一局矣。寂無斤斧響。謂免樵童之伐
也。公辭幕。然後營屋。其專心於職事可見。

奉寄高常侍

高能直諫。故云須汲黯。註引淮安寢謀誤。

8 春日江村五首

江村即所居浣花村也。此五首如一篇文章前四首一氣連環不斷。至末首總發心事作結。公再歸草堂而未入幕府以前。本將躬耕觀其贈王侍御有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語可見蓋欲以此為生理也。今自幕府歸正當春日村村務農岸深流見蜀人各以農為業而江深便於灌田故即此起興而繼以乾坤萬里眼未嘗不思故鄉而歲月如流百年幾何功業既不可見即故鄉不可期故又云時序百年心也。然

有茅屋可賦有桃源可尋力耕可以卒歲乃追
思自棄官以來備歷艱難不知生理故飄泊以
至於今也賦茅屋似用善尔于茅屋其成屋語必有其句暗伏澆
花草堂在內矣生理應上農務

其二即承上飄泊來言迢遞來三蜀蹉跎者又
六年矣客身幸逢故舊如裴嚴二公得卜居江
村有此林泉可以發興故得偃息於斯遊玩於
斯衣結履穿身無拘束恣意江天茅屋可居與
桃源不異矣

其三又承上章林泉來種竹栽桃草堂既不落

莫后競雪山間居可以遊眺飄泊以來得此足
矣乃嚴公疏奏入幕而握管以隨王命薦為部
郎而銀章付之老翁此又出之堂外者按本傳
云表為叅謀簡較工部員外郎據詩是先薦叅
謀後薦部郎蓋兩事也傳不及詳耳

其四又承銀章來正與前章相首尾謂出則扶
病而垂朱紱仕不成其仕歸休則步紫苔隱又
不成其隱曰紫苔而郊扉該之矣郊扉以存晚
計已將終老於此入幕府又愧羣材非其所堪
也是宜隱而不宜仕也况晴綠水葉又得勝地

魏問殷勤。又得佳隣。郊扉晚計。誠未為失也。此
自家心口商量語也。

其五。總承前四章。而自發其意。劉云。羣盜中年
不必事實。政是作者。其評近似。而未盡其妙。公
之妙在直。將古人融作自己。而借以自發其意。
謂避盜遠遊。既哀王粲中年之召。又及賈生。蓋
公避安史之亂。而來蜀。與粲避董卓之亂。而來
荆。正相似。中年非以老少論也。公與賈皆以廢
棄而收用。故云。王粲登樓賦云。信美非吾土。予
未嘗不思故鄉。而公思鄉之詩甚多。即登樓之

作也。作在未授官之前，故用初字。對下竟字，銀章之付，與前席何異？未嘗不以為榮也。然粲雖思鄉，而荊州之宅入前賢傳中，雖客居不至，決賈雖蒙前席之榮，而文帝終不錄用。與處士何異？雖云有才，僅高處士之名而已。蓋公借賈說已正，不須事實也。由前言之，似王不如賈。由後言之，賈亦無以勝王。可以知公微意之所存矣。故結云：二子皆名流，異時懷之。今當春日，又復含情，不能不躊躇於二者之間也。蓋公在院中失意而歸，真欲隱此江村，為農以沒世。俟後

人知有少陵草堂而匹美前賢也百世而後竟符其志

○ 春遠

首二句花紅絮素相頂而形容語曰肅：菲：俱與人異日長唯鳥雀為侶春遊獨柴荆是栖乃關中既亂劍外又不清而亂者更甚故居已作兵營則劍外猶為稍勝所以蹉跎於蜀也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安寺在新津縣蓋王縉為蜀牧迪從縉來蜀前八卷有和迪登新津寺詩此詩當是一時之

作誤置於此雪峰即西山僧來不語自鳴鐘此亦見閒寂之可愁者前聯寫暮景如画東語頗有憾意

屏跡

前補絕句三首

三四正幽事賣園蔬以供酒價所得幾何之酒而酌甘泉悲歌宜矣

枏樹為風雨所拔歎

此詩殆為嚴武既逝而作滄波老樹又重說起以鍾愛故却異常調

莫相疑行

余嘗謂丹青引為公自狀。蓋以此詩證之。不爭好惡。傲甚。傲雖聖賢有之。但惡其辟耳。犯而不較。此顏之傲也。人未必知。

○ 赤霄行

此與前篇一意。而鋒穎稍露。角有兩音。此當音六。昔人謂公詩無一字無來歷。故多有援引不當。而意反晦者。如牛觸孔雀。淘河嚇燕。此從何來耶。翠尾金花。不辭辱。謂寧受辱而不肯損其翠羽。蓋欲用以往來赤霄也。飛燕銜泥。因淘河嚇之。遂擲泥而遠去。雖華屋猶羞居之。垂

名萬年者寧記細故如大椿必不屑與朝菌爭
短長今少陵名懸日月誰復知有郭英又哉非
自信得過不敢作此語不爭好惡於此發透

去蜀

公詩喜用萬事原非套語男兒一身萬事屬焉
身已黃髮萬事已矣止此殘生隨白鷗以去而
已結語乃失意中自寬之詞亦知公之流淚非
為一身之私也公之入蜀從關塞來關塞阻
而向瀟湘非本意也故用轉字

宿青溪驛奉懷張十五之兄緒

驛在今嘉定州犍為縣石根青檜林四句讀之
悽然寫實歷也月明遊子靜語無色相尤妙

狂歌行贈四兄

此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其狀四兄真有
王民皞皞不識不知景象奔走風塵者對之汗
顏雖脂垢不洗而自然淨清末句啾唧公自謂
也

喜雨

入空根江出雲灑迥句寫初雨景象如畫

○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座有歌妓。故云勝絕。從之密者皆少年事。故驚身老。樂不讓客而任主人。情之忘也。主人高興。故客之發興亦奇。此亦倒插法。重碧輕紅二句。見主人之情。亦堪發興者。樓高望遠。舉目有山河之異。能無愁思。而歌妓之吹笛未休。愁亦中止。而并忘其身之老矣。一篇血脉流貫。結構之妙如此。憶余宰閩之永福榕城。主人寄贈荔枝家釀。因答以詩云。題書欲下還停筆。重碧輕紅誦杜詩。後讀山谷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劈千

穎輕紅肌昔人已先之矣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渝州即今重慶先下峽者公自謂巴亦有三峽如明月石洞之類公此行將之江陵故烏蠻白帝紀其下峽所經之路結語謂當待侍御於江陵而妙於措詞如此

撥悶

題云撥悶蓋因心有所悶為此謔浪以自寬勿認作真話演義謂飲酒以撥悶亦非也舊註以篙師為長竿施工為三老則撥施開舟亦當分

屬汝指麴米春而來同欲相求宜其捷也因語
舟子云已辦青錢備僱汝之直當令美味入吾
唇矣美味語俗

禹廟

廟在忠州過江二里許江聲向沙絳聲曰遊江
聲曰走心巧筆妙禹之跡鑿自三巴始故云早
知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市爭未者荒也城早閉者盜也此作客所最苦
者主人當是忠州使君乃公之姪而薄情至此

取所以前詩題不著其名而詩題院壁猶見忠
厚愁虎借說

○ 哭嚴僕射歸櫬

嚴公之母待公甚厚公在三峽歸櫬所經公往
哭之必謁其母故云如宿昔公在幕府乃嚴公
故交請部曲見之必當起敬今部曲亦必有送
櫬者見公異於平生矣故不無今昔之感也若
止云老親無恙部曲不度何足道哉風送句劉
云謂其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是矣又云興下
天長意稱不知其如何作解余謂驃騎營在成

都乃嚴公平日治兵之所威靈尚有可想。今各自一天相去遠矣。感念追昔一哀而三峽為之暮。何其痛也。代嚴公者為郭英。又亦與公有舊。而不免參商。故遺後而益見君之情。安能不哭之慟耶。

○ 放船

灘回則亟轉。故曠為之卷。戎、淦、語不罷舊。而光景可想。亦借此形容世情耳。故下有荒林獨鳥之句。以比無交者。既不可求。寡情者。又不可親。所以順流而下。人無顧盼。已泊城下。而夜

猶未闡也。意在言外妙。

旅夜書懷

前四句是旅夜。後四句是書懷。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註謂此詩因郭英又作。或是然。秋風破屋必有是事有感而借之以起興耳。廣廈萬間。大庇寒士。創見故奇。繫之便覺可厭然。亦真有此想頭。故說得出。註引樂天大裘萬丈詩。謂近於戲。而與公詩較優劣。陋矣。嗚呼一轉。固是曲終餘音。亦是通篇大結。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註謂雲安作非也若在雲安則巫山在東不應
次首有下巫山峽之語別本云大曆二年灑西
作隨有十六十七夜玩月又玩月上漢中王蓋
一時之作當以此為正首二句化用古樂府奇
而即用飛字更妙觀水路句似在舟中作
前首作於月中天時此則月將沒矣三四寫景
殊妙蟾餘蝕月天曉則自傾此必有所比結句
註或是

○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劉評但知頻字與去年明年語別而不知年
換一處不勝飄泊之感今日雖有輕香之酒不
過暫時隨我明日明年不知又在何處飲何人
之酒豈不可傷如此看總見作者苦心而劉未
之知也

雨 別本云大曆二年秋灤西作

行雲迥崇高寫欲雨之狀如画飛雨藹而至將
藹狀甘雨沙潺二句寫雨澤濃至而松上駛
語更新異觀郊扉我圃語此灤西作也

○ 長江二首

以長江立題。當是馮其朝宗之性。以警盜賊之背主者。二首意同。但有遠近前後之分。前首乃瞿塘以上之水。爭字妙見急於朝宗。而光景亦肖灩澦如馬。瞿塘莫下。此歸心所以飛翻也。

其二乃水之已下瞿塘。而極其所至。蓋朝宗者以海為歸也。水漲則濶。色似瀟湘。若遙借之者。水漲而灩澦之出水者小。若以聲驅之使深入地底也。俱極形容之妙。亦見朝宗之勇決也。末二句不解。

○ 奉漢中王手札

此詩亦非雲安作。別本云大曆二年瀼西作者。是詩有蝨竹華軒句。而公在雲安未嘗卜居也。

王與公最契。得其手札。題上加一奉字。以天潢尊之。謹嚴如是。註又謂王在歸州亦未必然。觀崖口石根句。其相去當不遠。

起語莊嚴。所以得其手札為榮。緘書報以下六句。俱寫賜書之光寵。與得書之欣懣。而天雲二句。紗在不着色相。向看駭浪翻。謂喜極而不知浪之駭也。此時王固將回朝。而公亦將道江陵而入京。故云入期。朱邸雪。謂冬間期謁王於朱

邨王在紫微垣而公以部郎入朝亦當與之相
傍也。枚乘公自謂河間謂王悲秋亦自謂失路
謂王公之悲同宋玉不必言王以帝之叔父而
謫為刺史是亦失路者也。夷音鬼物狀蠻俗之
醜惡此則公與王共之公既流落而王亦外謫
又有許多不如意事公自比犬馬之戀而狐狸
頂夷音鬼物來此用張綱事起下草奏而公以
枚乘自居因以草奏自任從容草罷如宿昔之
奉清尊也。公引宋玉宅在歸州乃往路所
經引武陵源地雖屬楚而與荆門隔遠歸途不

經公之用事亦非泛引也

石硯

此詩不無累句比公頭上冠粘着平公意外巧
諺知汝隨傾眩汝指石硯謂用草奏能隨人
之傾眩也夢弼註誤

三韻三篇

公詩凡有數首者大抵是一意轉換其分爲首
猶經之一篇而分章也此且三篇各自爲意猶
經之三百篇各有所主首篇乃明哲保身者次
篇乃大受不可小知者大抵爲已而發末篇則

患得患失之小人世間多此輩矣

○ 諸將五首

前四首皆責備天寶以來諸將而末章頌嚴武以愧之觀武鎮蜀來則安去則亂無忝將才亦非阿其所好也

其一借漢以傷時公他詩止云焚燒宮殿觀此詩則陵寢亦遭發掘更慘矣此猶已事爾時見逼於吐蕃此諸將所宜深慮者北斗指京師而宿衛之士空閃朱旗有名無實故謂之閑按唐志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徒有兵額官吏

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也。是時衛佐悉假人為僮奴。京師人耻之。至相詬罵。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兩云閑閃朱旗。蓋此輩也。今吐蕃為寇當拒之於疆場而第守涇渭已在宮庭之內矣。况材官不知多少。大抵皆侍官輩。其可恃以無恐而遂破愁顏乎。金益用盧充事。羊乘載之為詳。其二韓公築三城。其本意擬絕天驕使不敢近塞。而永拔討虜之旌矣。豈謂盡煩回紇之馬翻。

救朔方之兵。豈築城本意哉。至祿山直入潼關。而不覺其隘。以諸將不能防守也。至肅宗起鳳翔。自李郭外鮮有能敵懷。而不免假助於回紇。猶聞晉水之清也。蓋龍起則風雲雷電隨之。天地昏黑。山川震蕩。而晉水猶清。則以諸將不能指軀也。國纔有變。則使至尊獨憂社稷。至升平之日。試問諸君如何效力。將何以答之乎。明是升平。難真不忍。明言而委曲如此。其三。與其四。意相連屬。祿山之反。先失東京。洛陽煨燼矣。次陷長安。秦關失險矣。滄海則諸侯

不貢。薊門則安史猶存。諸將論功。至加僕射中書令。而衮職之闕。莫為補也。府兵之制。且耕且戰。兵原自供。自兵制壞。而軍儲不免。取之於民也。稍喜王縉以侍中。節制盧龍。肯銷金甲。以屯耕。度乎。知本計者矣。

滄海蘇門。在北。既如此矣。迴首南方。扶桑在海中。故因南海而及之。銅柱則交趾之界也。嶺南自玄宗時。有南詔之敗。繼以中原擾亂。必多負固。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奉貢。而南方不臣矣。此時諸將被殊寵。

有為大司馬則兵權在握又有總戎而兼侍中
 則莫為中制而未有能恢復舊疆者不思南極
 炎風北窮朔雪如越裳南海蘇門滄海皆我王
 土誰不願為王臣只在忠臣翊之而已此本諸
 臣之不忠而第云忠臣翊聖如前章西戎之逼
 諸將應誅而第云莫破愁顏國不升平諸君之
 罪而第云何以答之不行屯田以濟軍儲亦當
 事者之罪而第稱王相國皆風人溫柔敦厚之
 旨詞不迫切而意實懇至者也 扶桑銅柱若
 標之以為華夷之界也此章連前章合看

其五演義謂公春發成都秋至巫峽解首二句
是矣此詩作於嚴武死後故以萬聲哀越下正
憶而以迎中使起下主恩此篇中血脈有詔使
至則合屬皆迎故云共迎演義謂公在幕府與
嚴公並迎軍令分明數舉杯見其整而能暇尊
俎折衝故舉杯有自酌者有興他客飲若演義
乃謂數與公飲而與公親密何見之不廣也西
蜀地形逼近吐蕃地稱最險欲安其危非出羣
之材不可贊嚴公在言外見公未則蜀安去則
蜀危可見材之出羣矣使天假之年所就寧可

量乎

○ 承聞故房相公靈輿自閬州啟殯歸葬東

都有作二首有補

房乃公故交肅宗初曾與共事今已為故相而
題加承聞嚴於名分如此

房贈太尉而詩稱太守劉云正是恨意良是房
河南人陸渾山在伊洛即東都也孔明安石舊
註已明嘉陵江在閬州房以漢州刺史赴石道
病卒於閬權瘞於彼公嘗客閬及還蜀有別墓
詩云近淚無乾土此嘉陵淚也今公在巫峽則

楚地也。又復哭之淚之洒於嘉陵者，仍沾楚水而還也。公亦家在東都，亦將下江陵而還，故云其二。謂丹旆發閬州，既翩然歸矣，風塵至今不解。此房之遺恨也。房官終於漢州，身終於閬州。江與漢同流，此歸途也。以房有遺恨，則此歸似出意外。故用忽字。此須溪所云死生成敗難言之情也。五六言房之身既不可起矣，思其平生親身止有一劍，之動猶身之動也。書劍皆隨身之物，劍既動，則書亦歸我故園之樓矣。此故園就杜言之，故接以盡哀，知有處，但恐為客長。

休終不得歸也。二句痛極。

○ 別常徵君

五六得人分憂。故臨別忘淚。語淡而感深。亦倒用別淚語。化腐爲新。

近聞

吐蕃之退。因郭子儀乘間與回紇定約。謀共擊之。吐蕃遁去。西邊無事。固可喜。且北庭數遣使入關。正相契洽。然狼子野心。終不可保。故東語謂贊普求親。舊好難棄。此公之遠慮也。

○ 遣憤

此正發前篇未盡之意。花門同逐吐蕃而論功未盡歸其觖望可知。敗吐蕃者子儀也。子儀身繫天下安危而有事用之無事棄置。所以西北二虜輕我中國。公甚惜之。故云自收帝里誰總戎機。恐其又廢子儀也。蜂虿謂回紇。若元戎得人可震以雷霆之威矣。結句隱語。然未知的據。

鄭典設自施州歸

施州舊屬夔州路。至國朝改施州衛屬湖廣。而夔之建始縣舊隸施州。在夔府之南五百里。志云民雜夷獠。猶近華風云。

氣合無險僻亦善談交道者懸根本如廣東之榕根生枝上入矢石劉云石之如虎者是也南
荒山水麤惡青山一川便是賞心可洗憂戚
不知主客此俗之最鄙者公反以純朴取之事
貴賞匹敵不可解註云賞一作當猶可解言事
尊貴與匹敵相當不覺其可畏而貴者亦不挾
勢以凌之與不知主客相似此真純朴之俗也
渚拂蒹葭嶠穿萋蘿比變俗之偏仄而不可
居所以亟欲往施州者有激而然也蓋子欲居
九夷之意兒僕二字湊合新亦客中寶歷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正以金鐘玉衡二語見之金鐘大鑪
 狀其軒朗冰壺玉衡狀其清高而堯之四岳漢
 二千石則廊廟之具見於實事者也所以一相
 遇而減其病相遇以來作客已三歲而寬邊愁
 蓋邊民易亂邊方安而作客者亦安也所贈之
 裘霜雪迴光而避所寄之書蛟龍動筵而蟠贊
 其羔裘之美與書法之妙也至於使者復命不
 謝腆惠而謝佳政此見公之存心先民而後身
 也亦民安而後身安也末二句難解豈謂裴公得盡展其廊廟之具

子孫將與被其澤而文章華國可為後世法程也
乎上句結四岳二句下句結蛟龍銀鈎語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此燕歌行之變體布局既新鍊詞特異真驚人
語也 太常樓船至駐錦袍五句叙趙之所以
至蜀玄冬至罷釣鼈十句正敘大食刀之鋒穎
異常冰翼雲淡不可解恐有誤字芮公迴首二
句是為中過脈以起趙公芮在荆南而迴首念
蜀之亂顏色為勞故分闡救世用賢豪如趙公
者勞者心而心勞又見於色故云顏色勞頽溪

將此句連上文讀。故詞理不屬。而以為不佳。趙公至末。謂其佩此寶刀。不但清蜀。且清天下。而圖形麟閣也。形容趙公止用玉立二字。餘皆狀寶刀之用。而萬歲持之。護天子一句。道盡。具見筆力。亂絲指蜀。君界以亂絲。而趙為君理。如坐雲表。下眎平地。見蜀江縈迴如線。而水如針。以貫之。脈絡分明了。然目中也。趙初佐芮公。理荆岑等之彈丸。心未肯已。故凡有賊臣惡子。休得干紀。此輩不過鬼魅。何濟于事。此與上文鬼物語相照。妖腰根魑魅來。亂領根賊臣來。不高。

不厚。謂持此寶刀而善用之也。長劍天倚則大
言無實者。光祿乃不知所出。光芒屬寶刀而能
使六合無泥。結束一篇有力。

○ 王兵馬使二角鷹

此詩突然從空而下。如轟雷閃電。風雨驟至。令
人駭愕。悲臺哀壑。夾長江南北。而山谿險峭。
似舊有此名。公時在變。因角鷹而觸目。發興奇。
崛森聳不待言。而尤得力。在角鷹翻倒句。隨挿
入將軍勇氣二句。承接得任。蓋通篇將王兵馬
配角鷹發揮。而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

而各極形容。充之直欲為朝廷討叛逆。誅讒賊而後已。他人起語雄偉。後多不稱。而此詩到底無一字懶散。如何不雄視千古。再細評之。角鷹句起亦突然。而妙在翻倒二字。力與起語敵。又妙在即粘將軍鬚頂翻倒壯士。而勇氣之軒舉自見。得相生之妙。角鷹未竟。接以二鷹。而合之為十二翻。此其周匝處。孩虎語奇。前云將軍勇。孰與之敵。後云敢決與之齋。前呼後應。前虛後實。此局陣之妙。白羽曾肉。左後視奇語。堪與翻倒壯士臂相敵。荆南芮公以下歸重將軍。而借。

鷹影說金屋天子之居也。惡鳥啄之喻最奇。止
咏角鷹不意充拓到此。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

人

此詩妙在起結。起來二句如破題。意完而詞偉。
且衛幕潘輿天然妙對。第二聯則承題也。畫麒麟者忠則有之。未卜其孝。而衛之移孝為忠。獨
魚雙美。非最勝者乎。

冬深改

前四句言外有冷淡淒清景象。故是此老勝場。

若以句字求之花葉句早霞句殊不可解而鍾
譚極取之余未之信題云冬深此時水涸石根
盡露公在舟中或江或溪唯共此石根而已水
漲時其痕不定水落則江溪之水各依舊痕皆
冬深景象也四句言景風濤暮不穩故楚客之
魂難招捨棹又無門可宿故楊朱之泣易下亦
倒插法此四句言情楚客公自謂按志夔乃
尚貢荆梁二州之域而戰國楚置扞關則夔為
楚地

將曉

昔人以楚為蠻夔亦楚地公將自夔下剗襄故
云犯百蠻 關無註豈即楚所置扞關之遺耶
其二軍吏乃司關者前云欲開關三開則持官
燭而回矣寒沙薄霧寫早景妙落月往西清波
往東妙在去字哀而作客故應接多下一慙字
有許多不快心在歸朝日為句人情在廊廟喜
說山林在山林諱談廊廟公獨不然所以為性
情之詩

○ 十二月一日三首

此詩雲安作誤置於此三首一氣到底而以春

意動為三首之綱。楚地冬煖，建丑之月冰凍已
結，故雁送書船上。瀨百物與春俱動矣。蓋客中
苦無鄉信，雁鳴則寄書可望，船可上瀨，何難下
瀨。皆客中喜事。常時多愁，見梅輒驚。幸此時梅
猶未開，不驚愁眼。而至於元日，定不復留滯於
此，更取椒花媚遠天矣。但肺病而猶未敢定其
到京之期也。

寒輕日滿二句，正春意動之實景。春動而氣和，
故有負盞出井打鼓發船者而已。之船亦可相
繼而發，故云唯聽相將而花爛熳。因春意之動。

而極其所至也。發船必有同行者，故云相將。猶俗云船幫也。

其三即頂春花爛熳而預言春景，謂今雖臘月轉眼即看燕子來巢，豈有黃鸝隱於翠微，不思出谷若乎？由是而桃花臨岸，由是而柳絮點衣，春逐人來，供人行樂，準擬開懷亦已久矣。但老去而親知之見面者稀，他日莫與同樂，致酒強進，再嗟筋力已衰，終與故山相遠也。懷抱何由開乎。

又雪

此詩南北二字相應蓋因南方風俗薄惡借雪
以發之雪無不到地者唯南雪不到地以冬熱
故也文禽偏病惡獸偏驕以此不利君子而獨
利於小人何能不愁獨南方之水不凍故愁邊
江水猶可行舟鳥得送我北往而至於朝乎
山中積雪豺虎無所得食則飢其驕者亦以冬
熱故也峽深則有所恃猶負嵎然

補

○花底仰遊○二詩乃公印泥而偶不結能見意。夜詩前四語形容其如顏

色而所以莫委泥汝自以負高才而終見棄於世也。行暮雨用神女事。神時

前六句借柳以自收其才思能橫足以陰映後輩但恐終老於羈旅如漢

之柳搖落江潭而。灞上之柳也灞上在長安柳葉用開春新異九卷

○閬州匡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青城在合江縣屬成都縣有青城

山者第五大洞室仙九室之天故云紫微天。對起用王喬事則其舅任青城令

而題有使字則別齋祀至此故云托昭紫微天而青城乃神仙之窟宅知

王喬亦非泛引也秦嶺洛江乃自京至青城所經時成都尚亂故云漫汗

雜十卷

秋盡○余憂劍門猶阻北人來云。成都未得歸後閔公草堂詩羣小起

異圖之下繼以此斷劍閣偶又是一卷九卷

○城上○按巴西即今閬中縣舊名也。時代宗蔽于程元振致吐蕃入寇帝出

奔陝公前而痛之不敢明言。嗣因登閬州城。即所見之景。以發興。草從風而靡。小人之夢也。草滿巴山。以小人滿朝。而小人進。君子退。其國空虛。玩日愒月。故於國家事。孰無主持。茫然無可及。不果空城日長。花飛而水泛也。但見小人成羣。依阿承順。如八駿隨天子。任其駕馭。群臣從。武皇聽其指揮。後天子巡狩。亦如穆王。武帝車轍馬跡。早晚幽於遐荒矣。三四即景。頂空城向來。五六即事。頂草滿向來。而總結之。見小人賂禍之慘也。語若泛後。而纏其意於言外。真堪痛哭。此風人之者也。十卷

逃難。詩云。五十頭衣。南北世難。按公年譜。代宗上元二年。公五十四時。東川節度段子璋及崔光遠。牙將花驚官斬之。而兵不戢。遂大掠。故公棄妻子而逃。則京師亂而逃蜀。既自北而南。今南又亂而逃。故云南北世難。而乾坤方里。無容身畔也。蜀既不可留。故國又丘墟。故云歸路從此迷。終當出三峽之楚之湘江。乃吾淚盡之處也。痛哉其言。十卷

贈王二十四侍御。瀟口江如練。余初謂瀟守之誤。後閱名勝志。灌縣江水歷都安有

祗聞李冰作大堰於此立碑六字深洶潭淺色陽者江作壩有左右謂之蒲瀾江乃知蒲瀾從上作瀾乃堰之別名瀾口即蒲江之口也漢後至加洲觀汶水蓋蘇地也

絕向三首。其一謂人說春船好行所以身在巴蜀直望九江動其歸興但恐下荆

州口九江謂洞庭湖并見前所記之下非得陽也亦不相來謂南水亦不相來謂北水其二言草堂形勝又思留任

但恨江入成都西五十里水堰亦不相及不解所謂其二根第一首春風欲頭還花

覆船則人說春船好行又不知所以躊躇而不決也三首一意便轉十二卷

登樓。全句日果父吟蓋傷其時無情焉也若有諸葛則後主惟庸而

黃鶴白不敢肆如此看較前更似勝上卷

○ 為寒。讀起來二句便覺寒氣逼人三四才說出林鶯不欲本因春寒而預

成鼓未使紅通章本意原因成鼓而發寒氣蕭瑟成鼓驚心忽思彼富

貴家方且飲酒高會美人奏樂一室之內春光融融既不知人間之寒而既

聽雲和之奏安聞成鼓之音蓋林鶯之不如矣上卷

○ 遊子。公飲蜀而思東下故云巴蜀之愁無誰可語而吳門之興尚可香豈平

三四因歎路程謂即當啓行李不須下厭乾君年而巴蜀之愁非洵可解不學
吏部之賦矣無論吳門即蓬萊可到亦當長往且以哀白問問羣仙求一
却老方耳此亦苦語蓋自悲其老也十卷

相從贈嚴別駕○別駕乃州刺史佐貳故稱從事題之相從行無謂似應作
從事行高視乾坤二句甚妙有起伏頓挫落下一有力一軀一體也乾坤之大而總
交態一體相同則交情如嚴可復求于今世哉

泛江送客○離筵不隔日止見送客之類本是難為情而翻得新異

登牛頭山亭○雙林似用雙樹語三四即景却是密情之象以起五六自發情事
末謂作客之窮更無長物猶餘數行之淚悲之以對亭前之花葉以消憂况不
可得也

送何侍御歸朝○起語述事三四即事為比山花映發向上句來見侍御歸朝之
榮水鳥亦飛起下句以見已作客之窮五六悲極

行次藍亭○遂州蓬州同姓而取其宦地為解也高山擁縣連下二句見其境

地勝五六言地勝而人亦賢也意無極三字無限含蓋

倚杖○陶詩知縣中有山故有郭內溪邊之句早休市見俗樸春聚船

見民稠狎鷗歸雁俱物色而俱兼生意而始追憶去年之淒涼也蓋亭屬

梓州似前年避亂于此並九卷

得房公池鷺○房公池當房公所蓋或其所習居而當時以為名也池甲者

鵝而題云得鵝必有取而餉之者房公嘗在中書而與公相知因戲言公在風池

休得四首而顧借此鵝為報右軍已罷而去矣右軍公自謂也九卷

至後○青袍白馬杜常而用之洗兵馬云青袍白馬復何有西山注云公自謂也覺

欠安宣祖用至後詩注而誤耶于家注引侯景青絲白馬其理較長但以絲

作色為碍然古人引詩書成語亦有換字則換絲為袍亦不足怪而至後詩

依此作則其意實長余前亦賞費詞矣一卷

○悲秋○述興於原風萬里知摩盜所該者廣而在京則史綱義未除在及

都則徐四道方亂此其最大者是以家遠傳書知京師未嘗秋未容情因

成都...以見高鳥而愁已之不如年老而逐衆人之避亂者以同行始欲投
三北以逃蜀...耳去而京愈遠而何由得見乎况而京之亂又不減在蜀也
可悲之甚者故以悲秋命題

野望○三四頂首向山水未犯其望之所極五六借所見之物以自以其作客之窮
也結句目掩又頂頷能誰為獲又頂頷能而傷神二字乃一篇之眼

謁文公上方○佛典有西方極樂世界謂凡百所需不求自至故焚香以往生
西方為期而不知其非實語也長者自布金禪龕只燕如此極樂世界實

境即此而文公之佛果可知庭前極虎臥蓋以伏虎禪師比之
奉贈射洪李四○枝屨窮海島有長往之思乘鰲躡鯨鱗老何等自

負感傷之極故欲長往公詩屢及之
巴山○峽嶽無可考當是洪城之誤吳帝出奔陝州四王述中德語曰還曰恐

宛似巴角鄧伯相借問甘棠詠詩所云召在雍州岐山之陽漢屬右扶風地在
今鄧州屬漢古有召高亭今不可考仙臺在華陰縣此條乘輿出奔所往之地而天

寒地潤滑。係淒之象。引下狼狽風塵。而羣臣安在。責其不能救正。而
未狼狽之先也。

○是日早。在此以前篇一時之作。西京安穩未。即亦盜賊毒災。來自吉報之變。
而傷花開之早。日花開早。又見光陰之迅速。有二意。直若風塵。頂前二句。
誰憂容鬢。頂中蜀。終前作結。非不憂其老。因憂主之危。而不暇及也。

○送李卿。○長安已亂。而思歸。則志切勤王。而三四止申言之。間行在則帝已出奔
矣。暮景指國運。蓋不悲明言之。不然則與春風相犯矣。巴蜀僻江漢清。閬
州儘可偷安。况晉山推棄。而舍情在魏闕。蓋見其忠義之過人也。閬州舊名
巴西。而嘉陵江亦名漢江。亦在閬。公時在閬。而送卿則晉山。當是閬中地名。
卿必官在此。而朝廷所不甚眷者。故云自棄。而曰自不欲。并言而借用羣
象世語也。

將適吳楚留別。○黃屋令安否。非題詞也。若黃屋已安。豈得尚無消息。故下
云通荆蠻。而加終作二字。何等悲感。安排用莊叟。蓋用莊子之語。以起下

文拜東皇。上南斗。等。於。入。黎。天。也。

院中晚晴。○朱實主。以。苦。固。茅。舍。中。物。然。想。頭。却。從。不。樂。居。院。中。而。起。因。幕。府。秋。風。故。想。朱。實。自。落。因。之。而。初。晴。故。想。階。苔。先。生。然。所。想。者。二。物。而。所。以。興。想。為。時。則。歸。舍。為。便。故。接。以。遂。有。不。帶。有。欣。幸。之。意。而。結。語。盡。其。本。懷。直。欲。乞。休。非。止。歸。首。已。也。溫。柔。敦。厚。之。氣。可。想。

丙戌

院中晚晴止誤。○余初箋朱實青苔為茅舍中物然閱上下文氣蓋明見乃竟中物而隨想到茅舍故用堪字先守德。從思索本懷發出未幾堪時必謂不堪其熟而自落也。先自生謂身未歸而苔生也。所懷在茅舍而所詠乃院中物也。細體味之始知其妙遂有不勞亦從懷想來。

到村。○白石澗多雨。最宜荷。然雖多雨而澗徑雨洗泥去沙存荷。芰。根。不。固。而。一。吹。之。便。倒。乃。狀。之。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任。真。奇。怪。也。四。句。中。看。因。是。所。景。亦。意。以。散。馬。蹄。謂。逐。行。自。遠。注。引。俯。身。散。馬。蹄。不。合。稻。梁。須。孰。列。謂。須。歸。耕。與。農。夫。為。伍。而。身。不。在。家。採。草。即。遠。須。

賈鈕壑也嚴公不至之先元思出味故云蓄積見漢至疎頑感町畦不
露作詩本指讀東語更自不然

陳拾遺故宅○終古立忠義觀集中所上書疏及本傳可見非謂感照詩若
感照詩當世推為文宗人皆知之而公後推本于忠義特闡其曲亦見所重身存也
九日○梓州即今潼川而鄰其屬縣涪江即在州北去鄰甚近故曰重九維曾
一往鹽亭而仍歸於此故云重九見留滯之久也以為客而傷人故也

丙戌冬

建都○隨事有田園必客居之所所以田園相寄贈者觀後遠遊詩種藥之
語可証隨事猶云隨便非特置者

將造吳楚留別○章留後所為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詩諷諫殊不俊想
公託詞遞去乃保身之措不然公有地主如章不必去蜀何以留別而終不去
蜀也後章將入朝公又寄詩而詩云江漢岳倫則公客閬州去梓園不遠也
及嚴武再鎮蜀召章殺之必有罪可指史云因小怨起未也

愁坐○起句用高齋他詩亦有之始知及齋之通名注杜詩者云在夔州有

三高齋柏其詩中謬可知其誤

奉寄章侍御○淮海維揚皆用累句稱為俊人與金章紫綬後便見少年素華驥貴之士蓋寫其真狀非有意鄙薄之也即指揮練訓稱其才氣觀冬狩行可見非有可紀之注云討平段子璋誤誅璋者花卿也章侍公厚而稱之不涼非他詩人比也勿云江漢有垂綸反言以批之見公隱然以呂尚自負

甘園○舊刻云大曆元年自赤甲遷漢西作者是誤置於此詩不在春日此時甘與桃李俱未熟然甘以後熟而獻金門見大器晚成公有大志而借甘以自寬也二頃恐有誤公出峽時贈南卿果園止四十畝甘園何至二頃耶

冬狩行○崔祐云篇末引幽王蓋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禍明王以妃子致祿山之憂正相似也令無妃子蕩矣而聲興乃再蒙塵何哉此必胎變後禍有出於女寵之外者不可不哀痛而悔文也此看詩好幽王再蒙字面才有著落

絕句○崔祐云遲日三山一首或謂與兒童屬對何吳余曰上二句見西閭莫非生乎下二句見物莫不通性豈不足以感發老心之真樂乎

送路六印○唯林云錦錦皆有月之物桃花柳絮乃以區區顏色勝之亦猶六人
以巧言入色庸孝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

甘園○每集云大曆元年自赤甲遷漢西作誤置於此公有志經濟而困於羈
旅因借以寬非評甘也詩作于春日而桃李已結其熟有期甘之業密花繁
早已無事而論其究竟則桃李雖早熟而甘獻金門知大器之晚成也

蘭房相公靈觀○天中房琯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附膺
歎曰神不降天下矣以見司空圖詩注而于家注亦引之或云一德興王後正指此
事良是蓋唐之王業所以不墜藉琯之策也然琯乃宰相房融之子知此則良翁
不必妄引玄齡矣然不如前解有味

宿府○余初愛持三四聽悲好律上卷句注之奇令細思之終不成語盡悲好當外活
字看獨宿而空籠炬殘不寐故也唯其不寐故角聲雜極淒淒然使夫婦同
念兄弟連林有可悲而令獨悲其自語者自語謂無人与語孟子所謂窮民而
無告者也月色清輝誠為而今不知好誰人之觀看乎蓋時當賞心對月即為樂

事此際豈無其人而我獨無預也江城宿宿所聞所見悲則有之好則無有之何
以故而五六止復其故也故卿札而看書既絕閑寒除而歸路甚難自福山我亂以
至於今若恐伶俜已歷十年而今待奉謀蕃府安極一枝誠不韋中之幸而實
非中心之所欲也清夜思之宜其展臂而不寐也

送韋諷上蘭州。通云韋氏不安凡以庶官不得其人庶官非人凡以監司不舉其職故
公以此是諷公又有待送諷云他時如按縣不得侵陶階則又欲其優禮庶官之
賢者誠以激濁揚清錄事之職也

寄董嘉榮。郡云吳衍曰大夫按劍橫行沙塞取月支之首焚其寢窟辛炳壯
其言薦薦若將擊將軍此言董卿當搗吐蕃之巢穴也

憶昔前。此新宗事言特昔叨近侍見其為元帥時治兵整肅非不足於才者此
由程元振輩忌切使猛士郭子儀被讒留居京師獨令政雍岸弱之人防要表
遂致大布直來坐御床百官倉皇隨駕出奔是亂之不請皆近習為之耳原注
未詳故備錄之此新宗時陳季者乃李輔國至元振乃代宗時用事者有誤